

匈牙利的國家認同——歷史傷痛與新認同

紀舜傑

淡江大學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副教授

摘要

匈牙利的國家認同由千年的歷史、獨特的語言及經歷過征服、革命和地緣政治變遷的堅韌精神所塑造。從西元 895 年馬扎爾人進入喀爾巴阡盆地開始，匈牙利歷經蒙古人和鄂圖曼帝國的入侵，19 世紀的民族主義興盛及 1848 年反對哈布斯堡統治的革命，1920 年『特里亞農條約』剝奪了大部分領土，20 世紀共產主義時期的壓制及 1956 年的革命。1989 年冷戰結束後，匈牙利的國家認同轉向動態過程，2004 年加入歐盟後努力保持獨特性。自 2010 年以來，奧班政府反對歐盟的全球化與自由主義倡議，強調基督教價值觀、民族同質性和主權，並在 2011 年改變公民身分的界定，強化族群民族主義，這些變化引發與歐盟的價值觀爭議，反映出匈牙利在全球化與民族主義間的平衡挑戰。

關鍵詞：匈牙利原生論與建構論、奧班政權、『特里亞農條約』

壹、緒論

匈牙利是一個位於中歐的內陸國家，地處喀爾巴阡盆地，擁有多樣的自然景觀，包括多瑙河、巴拉頓湖和馬特拉山脈；這些自然景觀不僅是旅遊勝地，也對匈牙利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產生了深遠影響。匈牙利擁有豐富的歷史遺產，包括布達佩斯的布達城堡、聖伊什特萬大教堂、埃斯泰爾戈姆大教堂等。這些歷史建築見證了匈牙利從古代到現代的歷史變遷。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與獨特的魅力。素有「多瑙河上的明珠」之美名，因為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被多瑙河將城市一分為二，布達的丘陵與佩斯的平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夜晚，鏈子橋和國會大廈的燈光倒映在河面上，浪漫又詩意，像是一個永遠在低語故事的古老貴婦。另外，匈牙利也因坐擁豐富的地熱資源，被稱為「溫泉之國」。從羅馬時代開始，這裡就以溫泉浴場聞名，比如布達佩斯的塞切尼溫泉浴場，這是一個既放鬆又帶點復古風情的國家特徵。

匈牙利人自稱是馬扎爾人（Magyars, *Magyarok*）的後裔，這個來自東方的遊牧民族帶來了獨特的匈牙利語，和印歐語系完全不同，也展現在他們獨立不羈的民族性格。匈牙利的建築和文化是不同時代累積的產物，融合羅馬遺跡、奧匈帝國的華麗、與共產時期的肅穆，再到如今的現代氣息。布達佩斯的地景就像匈牙利歷史的展場，藉著各式的古蹟回顧這個民族的過往。在音樂舞蹈上，波蘭有舉世聞名的蕭邦（Frédéric Chopin, 1810-49），匈牙利則有著名的作曲家李斯特（Liszt Ferencz, 1811-86），而他們的民俗「查爾達斯舞蹈」（csárdás），節奏變化巧妙，許多著名的音樂家都將此舞蹈的音樂風格融入他們的作品中。匈牙利人的國家性格展現在堅韌與獨立上，匈牙利人歷經多次戰爭和外族統治，但始終保持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獨立精神。他們也重視非常重視家庭和傳統價值觀，家庭聚會和傳統節日（如復活節和聖誕節）在匈牙利人的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

中華民國於 1912 年成立後，開始與當時包含匈牙利的奧匈帝國建立外交關係。而奧匈帝國於 1913 年承認中華民國。然而，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華民國對奧匈帝國宣戰，兩國斷交。1918 年奧匈帝國解體，匈牙利成為獨立國家，與中華民國沒有太多交往。1939 年匈牙利承認滿洲國，

1940 年，匈牙利加入軸心國，與中華民國處於敵對狀態，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與匈牙利同為共產集團成員，冷戰期間雙方幾乎沒有往來。1971 年，匈牙利支持『聯合國大會第 2758 號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中國席位」，進一步孤立台灣在國際社會的地位。直到冷戰結束，東歐變天後匈牙利轉型為民主國家並對外開放，才逐步恢復與交往。1990 年 4 月 2 日，中華民國在布達佩斯設立「駐匈牙利台北商務辦事處」（後於 1996 年更名為「駐匈牙利台北代表處」），成為在中東歐的第一個代表機構。1998 年，匈牙利在台北設立「匈牙利貿易辦事處」，標誌著雙方互設具大使館功能的非正式機構，開啟實質關係。現今匈牙利與中國關係密切（如參與「一帶一路」），匈牙利總理奧班（Orbán Viktor, 1998-2002, 2010-）不願與台灣有太多互動，避免觸怒北京。

本文的重點在透過匈牙利的歷史發展，找出其民族主義要素與國家認同的建構，以認同理論提供的脈絡檢視匈牙利國家認同的驅動力和議題。

貳、認同的要素

民族主義是學術研究中探討國家認同的重要視角，涵蓋身份認同的多重面向，對理解文化、政治與社會機制的運作具有關鍵意義。國家認同的形成往往依賴於內部群體（即「我者」）與外部群體（即「他者」）的區分，這種界限不僅塑造個人的自我認知，也影響群體凝聚力與民族文化的發展¹。

國家認同是一個多維概念，融合了政治、文化與社會等諸多因素。其核心在於如何界定「我者」與「他者」，這種內外之分通常反映了權力結構與文化價值觀。在這一過程中，民族主義通過歷史、文化與情感共鳴，扮演了定義這些範疇的重要角色。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以共同的血統、出生地、種族、宗教或語言為基礎，強調這些元素對身份認同的決定性影響。其特點往往帶有排他性，個人的身份多由出生背景與社會環境所框定，而非完全出於自主選擇。這種民族主義突出「我們」與「他們」的對立，

¹ 本段理論討論改寫自紀舜傑（2024）。

易引發社會分化與衝突。

根據學者 Smith (1991) 的定義，民族是一群擁有獨特名稱、特定領土以及共用神話與歷史記憶的人群。這些文化元素構成群體的凝聚力，尤其是對民族歷史的共同記憶，成為維繫認同的基石。族群認同通常強調對自身民族的忠誠，並從中尋求安全感與歸屬感。民族認同不僅建構於血緣關係，還包含一系列象徵符號，如民族名稱、歷史記憶與共同故土。這些象徵是民族文化的核心，成為成員情感聯繫的紐帶。例如，許多民族的傳說、歌曲與節日都以這些共用記憶為基礎，既延續文化傳統，又彰顯民族身份。

相較之下，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更具包容性。Anderson(1983)提出，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血緣只是其中一環，而非全部。這種觀點認為，國家認同是歷史、語言、意識形態與權力交互作用的產物。在此過程中，不同文化群體可能因文化、經濟或政治競爭而引發對國家認同的爭議。這些競爭有時導致社會分裂，但也可能促進群體間的對話與理解。在多元社會中，公民民族主義提供了一條共融之路，通過包容與尊重來維護社會和諧。

Connor (1993) 分析指出，民族主義是推動民族共同體形成的動力，而國家認同則與愛國主義相連。兩者的忠誠對象與程度有所不同：民族主義聚焦於民族的獨特性與優越感，而國家認同表現為對國家的情感依附，超越單一民族或政治目標的限制。國家認同通常更具包容性，能夠接納多元差異。儘管各族群間可能存在競爭，但其概念促進了跨文化與跨民族的互動，這對和諧社會至關重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國家認同的包容性不僅是理想追求，更是現實需要。隨著文化交流加深，尊重多樣性成為社會穩定的基石，使不同背景的個體得以共存共榮，對抗極端民族主義與排外情緒。此外，國家認同的探討不應僅限於精英視角或歷史事件，還應關注普通人如何理解與詮釋國家。例如，少數族裔及新興身份政治（如多元性別群體）在爭取權益時，與國家體制的碰撞與磨合也揭示了國家認同的動態性 (Bratcher, 2020)。綜上所述，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民族主義常強調排他性與特定群體的忠誠，而公民民族主義則通過包容性為多元社會奠定基礎。這種對話與交流的進程將推動未來發展，為和平與

共融的共同體提供堅實支撐。

以當前全球現狀之比較觀點來看，建構論強調國家認同是通過政治、教育、媒體等工具逐步塑造的，這些要素的重要性因社會環境而變。例如在語言上，在多語言國家（如加拿大、瑞士），語言認同常由政府政策塑造。例如，加拿大通過雙語政策（英語和法語）建構多元認同，根據 *Pew Research Center* 的調查只有 33% 的加拿大人認為出生地重要，顯示認同更多依賴後天公民身份而非語言同質性。在出生地上，移民國家的認同（如美國、澳洲）傾向於建構論，重視公民參與而非血統。數據顯示，美國多元人口結構（西班牙裔佔比上升至 19%）削弱了出生地的重要性，認同更多基於共用價值（如民主）（*Huang, et al., 2024*）。在世俗化國家（如法國、瑞典）通過政策淡化宗教在認同中的角色。調查顯示，瑞典僅有 12% 的宗教人士認為宗教重要，認同更多建構於公民權利而非宗教傳統（*Silver, et al., 2025*）。傳統上原本屬於原生性質，但在全球化下，傳統常被重新包裝以適應現代需求。例如日本通過動漫、以及流行文化重塑傳統，吸引年輕世代的認同感（*World Values Survey, 2023*）。建構論適用於多元或移民社會，這些國家通過制度和政策塑造認同，常見於高收入民主國家。

民族國家（如匈牙利、波蘭）強調血統和出生地。數據顯示，62% 的匈牙利人和 90% 的波蘭人認為出生地重要，認同被視為先天的民族屬性（*紀舜傑, 2024*）。根據 *Pew Research Center*（2024）的調查，匈牙利 96% 的受訪者認為說匈牙利語重要，語言被視為民族靈魂，與原生論的「天生歸屬」觀點一致；在出生地上，同一調查也顯示傳統與習俗在保守社會中被視為民族延續的根基，例如波蘭 91%、匈牙利 91% 的受訪者認為傳統與習俗是重要的認同元素（*Pew Research Center, 2024*）。檢視完全球與匈牙利的國家認同調查狀況後，我們就接著以歷史發展的脈絡，更細部地來探討匈牙利國家認同的發展歷程。

參、認同的歷史演變

探究匈牙利的歷史與民族主義發展，我們發現匈牙利的歷史充滿遷徙、征服與文化交融，其民族主義的發展植根於這片土地的獨特語言、領土變遷與外部壓力之中。從馬扎爾人的到來，到現代奧班時代的保守主權主義，匈牙利的民族認同在歷史中不斷被塑造與重塑。我們追溯這一過程，從早期部落到當代社會，探討民族主義如何成為匈牙利身份的核心。因此分列為以下不同的時段。

一、馬扎爾人的起源與定居（-896）

匈牙利的民族基礎始於馬扎爾人，一支源自烏拉爾山脈東側的遊牧民族。他們屬於芬蘭-烏戈爾語系（Uralic），約於公元 5-6 世紀從西伯利亞遷至黑海北部，與突厥和斯拉夫人混居。公元 896 年，在領袖阿爾帕德（Árpád, 895-907）的帶領下，馬扎爾人進入喀爾巴阡盆地，擊敗當地斯拉夫和阿瓦爾族群，建立匈牙利公國。這一遷徙奠定了匈牙利的語言與文化根基，其非印歐語系的特性開始區分「我們」與「他者」。雖然此時尚未形成現代民族主義，部落聯盟的身份已為後來的民族意識埋下種子。

二、中世紀王國與基督教化（1000-1526）

公元 1000 年，伊什特萬一世（Stephen I of Hungary, 1000-38）加冕為匈牙利首位國王，將馬扎爾人融入基督教歐洲，建立多民族的封建王國。匈牙利成為斯拉夫人、日耳曼人與庫曼人共存的地區，語言與宗教逐漸成為其與拜占庭及神聖羅馬帝國的區隔標誌。然而，1241-42 年的蒙古入侵摧毀了東部地區，人口銳減，迫使王國引入外來移民（如德意志人），為後來的族群多元性埋下種子。中世紀的民族意識仍處於萌芽階段，但基督教化與獨立王國的建立強化了匈牙利作為政治實體的初步認同（Kontler, 2002）。

三、外族統治與民族覺醒（1526-1867）

1526 年的莫哈奇戰役（Battle of Mohács）標誌著匈牙利王國的分裂：西部受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控制，中部被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佔領，東部形成特蘭西瓦尼亞公國。鄂圖曼推廣伊斯蘭教並徵收重稅，與匈牙利的基督教傳統形成衝突（Ágoston, 2005）。這種宗教對立強化了馬扎爾人對「基督教身份」的認同，將鄂圖曼視為「他者」，為後來的民族主義增添了宗教元素。長達 150 年的外族統治削弱了匈牙利人的主權，卻也激發了民族意識的覺醒。鄂圖曼撤離後，匈牙利未恢復獨立，而是被哈布斯堡接管。18 世紀末，啟蒙運動影響下，知識分子提倡使用匈牙利語，取代拉丁語，喚起文化自覺。1848-49 年的革命成為民族主義的高潮，拉約什（Kossuth Lajos）領導人民反抗哈布斯堡統治，要求獨立與文化保護。雖被俄奧聯軍鎮壓，這場革命奠定了現代民族主義的基礎，強調「馬扎爾人」的獨特性。這一「外族接連統治」的經歷植人民族記憶，成為後世民族主義訴求獨立的動因（Deák, 1990）。

四、奧匈帝國與族群衝突（1867-1918）

1699 年後，哈布斯堡王朝從鄂圖曼手中奪回匈牙利，將其納入奧地利帝國，哈布斯堡的壓迫直接引發 1848-49 年的匈牙利革命。拉約什（Kossuth Lajos）領導獨立運動，主張廢除哈布斯堡統治。這場革命雖被鎮壓（俄國協助），卻成為民族主義的轉捩點，確立了馬扎爾人追求自決的信念。1867 年通過《奧匈折衷方案》建立奧匈帝國，賦予匈牙利部分自治權。然而，馬扎爾精英推行「馬扎爾化」政策，強迫少數族群（如斯洛伐克人、羅馬尼亞人）使用匈牙利語，壓抑其文化發展。這一族群民族主義主張馬扎爾人的主導地位，與帝國內其他民族的民族主義形成對抗（Sugar, et al., 1990）。1918 年帝國解體後，1920 年的『特里亞農條約』（Treaty of Trianon, 1920）使匈牙利喪失三分之二領土與三分之一馬扎爾人口，成為民族主義的深層創傷，激發了領土收復主義（irredentism）。哈布斯堡統治結束於 1918 年，但其長

期壓制與族群政策為『特里亞農條約』的領土損失埋下伏筆。

五、大戰間期與極端民族主義（1918-45）

『特里亞農條約』於 1920 年 6 月 4 日在法國凡爾賽宮的特里亞農宮簽署，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協約國與戰敗的匈牙利之間的和平條約。該條約由協約國（主要是法國、英國、美國、義大利）起草，旨在解決奧匈帝國解體後匈牙利的領土與民族問題。當時，匈牙利剛經歷 1918-1919 年的短暫共產政權（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垮台，由米克洛什（Miklós Horthy）領導的右翼政府代表簽署。

在此條約下，匈牙利損失約 67%的土地，人口由 2080 萬減少至僅剩約 760 萬，並迫使約 310 萬馬扎爾人成為鄰國少數族群。匈牙利喪失三分之二領土與三分之一馬扎爾人口，被視為民族史上最大災難。這一創傷成為民族主義的核心符號，匈牙利人將其比喻為「國家被肢解」。米克洛什政府以「大匈牙利」為目標，通過教育與宣傳強化馬扎爾身份。1930 年代，受納粹影響，極右翼團體如箭十字黨將民族主義與反猶主義、反羅姆人情緒結合，推崇「純種馬扎爾人」（Putz, 2019）。此「特里亞農症候群」（Trianon Syndrome）成為匈牙利民族心理的核心。這一創傷在二戰前推動了強烈的領土收復主義，促使匈牙利與納粹德國結盟，試圖通過 1938 年和 1940 年的《維也納裁決》（Vienna Awards）及 1941 年的軍事行動收復部分領土（如南斯洛伐克、北特蘭西瓦尼亞）。然而，二戰後這些領土再次被恢復至『特里亞農條約』邊界，強化了匈牙利的歷史怨恨。

六、共產主義時期的壓抑與反抗（1945-89）

二戰後，蘇聯於 1945 年佔領匈牙利，1949 年建立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成為共產主義陣營的衛星國，統治至 1989 年東歐劇變。蘇聯推行馬克思主義國際主義，反對民族主義，試圖以「無產階級團結」取代馬扎爾身份。匈牙利語與文化被允許存在，但民族獨立訴求被嚴厲壓制。例如，1950 年代

的學校教育淡化特里亞農記憶，強調蘇聯友誼，這與匈牙利人的民族情感衝突（Borhi, 2004）。蘇聯的軍事與政治控制激發了民族反抗的運動。

1956 年布達佩斯起義中，民眾與學生走上街頭，反對蘇聯傀儡政府，領導人納吉（Nagy Imre）呼籲民族自決。這場起義雖被蘇聯坦克鎮壓、造成約 2500 人死亡，卻成為民族主義的標誌性事件，納吉被後世尊為民族英雄（Swain, 2009）。1989 年東歐劇變中，匈牙利率先開放邊境（如與奧地利的「鐵幕」拆除），民族主義成為推翻蘇聯統治的動力之一。新生的民主政府迅速恢復民族符號，如使用聖冠（Crown of St. Stephen）作為國家象徵。

七、民主化與當代民族主義（1989-）

冷戰結束後，匈牙利轉型為民主國家，民族主義復興。匈牙利人存在強烈的國家認同感。公眾意見反映出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儘管這種自豪感隨著時間的推移從文化主題轉向更多的政治和經濟方面。1989 年的政治變革帶來了新的自由和民族主權感，經濟變革上從社會主義經濟向市場導向經濟的轉變創造了一種經濟民族主義的感覺。許多匈牙利人開始優先考慮保護匈牙利商品和利益，反映出日益增長的經濟民族主義情緒。在文化上，文化復興具有重要意義，對文化遺產、語言和歷史敘事的興趣重新興起，這塑造了當代的國家認同。

在 1995 年和 2003 年，對匈牙利人民的調查顯示，大多數受訪者表達了對國家的強烈情感依附。具體來說，1995 年約有 80% 的受訪者感到與匈牙利親近，這一比例在 2003 年略微下降至 75%。這表明儘管民族自豪感依然很高，但對國家的情感親近感略有下降。同時匈牙利的排外情緒也逐漸升高。受訪者認為移民增加了犯罪並搶走了本地人的工作（Örkény, 2005）。從 1990 年代開始也看到匈牙利政治分化的情形，右翼強調特里亞農記憶，左翼傾向歐洲統合。2010 年以來，奧班領導的「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Fidesz，簡稱青民盟）推行「民族主權」政策，將民族主義與反移民、反全球化結合，提出「基督教歐洲」理念，對抗歐盟多元主義。

匈牙利政府於 2011 年推出『基本法』（*Fundamental Law of Hungary*），

改變對公民身分的界定，這是匈牙利首次在民主框架內制定並通過的全新憲法，取代了經 1989 年大幅修訂的『1949 年憲法』。在執政的青民盟主導，『2011 年基本法』反映了其民族主義與保守主義立場，其中對公民身分的界定與相關政策有所調整。

在『2011 年基本法』生效前，匈牙利的公民身分主要由『1993 年匈牙利公民法』（*Act LV of 1993*，以下簡稱『1993 年公民法』）規範，遵循「血統原則」（*jus sanguinis*）。『2011 年基本法』改變了公民身分的界定與獲取方式，法明確重申公民身分以血統為基礎，即只要父母之一為匈牙利公民，其子女自動獲得公民身分，不論出生地點。這與『1993 年公民法』一致，但『基本法』將其提升至憲法層次，強化其法律地位。也新增了公民身分不可被任意剝奪的保障，特別強調「出生」或「依法取得」的公民身分受保護。這是對共產主義時期（例如 1947-57 年間因政治原因剝奪公民身分的做法）的歷史反思，旨在穩定公民身分制度。相較於『1993 年公民法』要求長期居住（通常 8 年）才能申請入籍，新政策取消居住要求，允許海外匈牙利裔直接申請。這一變化與『基本法』的民族主義精神一致，旨在「團結所有匈牙利人」，尤其是因『特里亞農條約』失去公民身分的族群。

公民身分的界定從單純的法律資格轉向文化與血緣標準，匈牙利語能力成為入籍門檻，強化了族群民族主義。將保護海外匈牙利人列為國家義務，為簡化入籍政策提供意識形態支持，並強化族群認同而非公民認同（*civic nationalism*）。這一改變將公民身分從單純的法律地位轉化為民族團結的工具。例如，匈牙利政府通過提供公民身分與投票權，鼓勵海外匈牙利裔參與國內政治（如 2014 年、及 2018 年大選），進一步鞏固執政黨的民族主義路線。另外，『2011 年基本法』也確立馬扎爾優先，規定匈牙利語為官方語言，強化了馬扎爾文化的主導地位。此舉可能削弱非匈牙利裔居民的歸屬感，特別是羅姆人，因其歷史上未被完全納入民族敘事。這導致公民身分在實踐中更傾向於服務馬扎爾族群，而非促進多元包容。

肆、與歐盟的認同互動

匈牙利自 2004 年加入歐盟後，從加入初期、經濟與政治合作，到近年來的緊張關係與爭議，大致可分為以下不同階段：

一、加入初期與蜜月期（2004-10）

匈牙利於 2004 年 5 月 1 日正式加入歐盟，成為第五次擴大的一部分。這一階段被視為匈牙利與歐盟關係的「蜜月期」。加入前，匈牙利社會與政界對入歐展現高度共識。2003 年 4 月 12 日公投顯示，84%選民支持加入（投票率 46%），反映民眾對融入西方的期待（European Commission, 2004）。加入後，匈牙利被視為中東歐轉型國家的模範生，匈牙利成為歐盟結構性援助的淨受益國，資金用於基礎設施、農業與教育。例如，2004-13 年間，歐盟提供約 250 億歐元的凝聚基金（Cohesion Fund），推動高速公路建設與農村發展。約 78%的匈牙利出口流向歐盟市場，經濟高度融入單一市場。匈牙利積極參與歐盟事務，2011 年 1 月至 6 月首次擔任歐盟理事會輪值主席國，成功協調金融危機後的政策（如歐元區穩定措施），贏得正面評價。此階段，匈牙利與歐盟的目標一致，關係和諧，民族主義尚未成為顯著分歧（Ágh, 2020）。

二、奧班時代的轉折（2010-18）

在 2010 年奧班執政後，其民族主義與保守路線開始改變匈牙利與歐盟的關係。奧班反對歐盟的全球化與自由主義倡議，2014 年在特蘭西瓦尼亞演講中宣稱匈牙利將建設「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將歐盟比作昔日的蘇聯。這標誌著雙方價值觀的分歧。2011 年通過的新憲法強調匈牙利的主權與基督教傳統，削弱司法獨立與媒體自由，引發歐盟批評。歐洲委員會指責其威脅歐盟法治。在 2011 與 2012 年間，匈牙利修改央行法與司法制度，歐盟認為此舉損害獨立性，將案件提交歐洲法院，最終裁定匈牙利

違法。2008 年金融危機後，匈牙利接受歐盟與國際貨幣基金（IMF）20 億歐元紓困，但 2010 年奧班終止協議，轉向市場融資，顯示對歐盟干預的不滿。2013 年提前償還 IMF 貸款，強化經濟自主立場。歐盟啟動侵權程序（infringement procedures），凍結部分資金，但匈牙利仍受益於單一市場，關係進入「合作與對抗並存」的階段（Batory, 2015）。

三、緊張加劇與衝突（2018-）

近年來，匈牙利與歐盟的關係因移民、法治與地緣政治立場而顯著惡化。奧班將移民視為對「基督教歐洲」的威脅，與歐盟的人道立場衝突。在 2015 年歐洲移民危機中，匈牙利修建邊境圍欄，反對歐盟的難民配額計劃。歐盟於 2017 年將匈牙利、捷克與波蘭告上歐洲法院，裁定其未履行義務。。2018 年 9 月，歐洲議會以啟動『歐洲聯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1993*）。此程序可剝奪投票權，但至今因需理事會全票通過而受阻（European Parliament, 2018）。2022 年 12 月，因法治缺陷（如司法獨立、貪腐），歐盟凍結約 100 億歐元的凝聚基金與復甦基金。匈牙利通過司法改革（2023 年 5 月）解鎖部分資金，但爭議未消。2022 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匈牙利拒絕通過其領土運送武器給烏克蘭，反對歐盟對俄制裁的擴大，並多次阻撓對烏援款（Krekó & Enyedi, 2018）。奧班與俄羅斯及中國的密切關係（如 2024 年訪問莫斯科與北京）引發歐盟安全疑慮。匈牙利與波蘭曾聯手對抗歐盟，但波蘭在俄烏戰爭後轉向支持歐盟，匈牙利立場更顯孤立。匈牙利雖於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擔任理事會輪值主席，歐洲議會 2023 年 6 月通過決議，質疑其領導能力，反映雙方的信任危機。

匈牙利自加入歐盟後，與歐盟關係從初期的和諧合作轉向當前的緊張對抗。早期受益於經濟援助與市場整合，匈牙利融入歐盟體系；但自 2010 年歐爾班上台，其民族主義路線與歐盟的自由民主價值觀衝突加劇，尤其在移民、法治與俄烏戰爭立場上。儘管經濟依賴歐盟，匈牙利屢屢挑戰歐盟決策，導致孤立與制裁風險上升。未來關係走向取決於歐盟的壓力策略與匈牙利內部政治動態。

如果當前政府的主張持續獲得支持，匈牙利可能進一步強調其獨特性，拒絕全球化與歐盟的某些價值觀。這種路線或許能短暫鞏固國內團結，但長遠來看，可能限制其經濟發展與國際合作，尤其是在年輕一代更傾向於開放與多元的背景下。匈牙利近年來面臨人口外流（emigration）的挑戰，尤其是年輕族群的外移現象。這種趨勢部分源於經濟因素（如低薪資、生活成本高昂、就業機會不足）以及對國內政治環境的不滿。加入歐盟後，匈牙利公民得以自由遷往其他歐盟國家，這進一步加劇了年輕人的外移。大量年輕人移居西歐尋求經濟機會，導致人口老齡化與國內勞動力流失（Medve, 2024），這也間接影響了民族文化的傳承。

隨著新一代的成長與歐盟內部局勢的變化，匈牙利可能逐漸接受更具包容性的歐洲認同，將民族傳統與歐洲價值相結合。這需要政府在經濟發展與文化保護之間找到平衡，並緩解與歐盟的對抗。這種「既要好處，又不妥協」的立場反映了匈牙利的務實與執著。政府認為，歐盟的經濟支持是應得的回報，但文化與主權問題不容外來干涉。然而，這種策略也帶來了代價：與布魯塞爾的關係日益緊張，甚至面臨歐盟制裁的風險。同時，國內年輕一代對歐洲一體化的期待與政府的保守路線形成對比，可能在未來引發社會分歧。

伍、結語

匈牙利的國家認同由千年的歷史、獨特的語言以及經歷過征服、革命和地緣政治變遷的堅韌精神所塑造。位於中歐的心臟地帶，匈牙利在地理和文化上都與其鄰國有所不同，這種獨特性滲透到其人民的集體意識中。本文探討了匈牙利國家認同的核心要素，從歷史脈絡來看，匈牙利的國家認同始於西元 895 年左右馬扎爾人進入喀爾巴阡盆地，由阿爾帕德帶領這支來自烏拉爾草原的遊牧民族建立了一個王國，在西元 1000 年，匈牙利接受了基督教，並鞏固了其在歐洲文明中的地位。然而，這個自豪的開端很快就受到入侵的考驗，從 13 世紀的蒙古人到 16 和 17 世紀的鄂圖曼帝國佔領，這些事件在國家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傷痕。

19 世紀是現代匈牙利民族主義的興盛期，1848 年反對哈布斯堡統治的革命展示了匈牙利對獨立的強烈渴望，儘管最終以失敗告終。1867 年的奧匈妥協賦予匈牙利在雙重君主制內的部分自治權，促進了文化和經濟的黃金時代。然而，1920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特里亞農條約』破壞了此一榮景，剝奪了匈牙利三分之二的領土，並使數百萬匈牙利族人留在國界之外。『特里亞農條約』在民族歷史的一道傷口，加強了失落感和對歷史正義的渴望，這種情感至今仍在塑造匈牙利的身份認同。20 世紀的匈牙利受到蘇聯這個最大的外力影響，認同的歷程增添許多複雜性。共產主義時期（1949-89）在蘇聯影響下壓制了國家主體情感，但 1956 年的革命重新確認了匈牙利不屈的精神。當史達林的雕像被推倒時，是匈牙利告別共產主義標誌的開端，象徵著對身份的重新認同。匈牙利在 2004 年加入歐盟，同時致力保持其獨特性。自 2010 年以來，由奧班領導的政府反對歐盟的全球化與自由主義倡議，倡導一個根植於基督教價值觀、民族同質性和主權的匈牙利願景。

以建構主義和原生論的觀點來看，1989 年冷戰結束的政治改革開啟後，匈牙利的國家認同發生了顯著變化，認同要素轉向不是一個固定或原生的特徵，而是一個受當代事件和話語影響的動態過程。由正當化國家存在和保護國家利益的政治意識形態所塑造的。這表明國家認同是通過政治敘事和文化論述建構的，而不僅僅是基於古老的種族聯繫。

但是 2011 後奧班政府又轉向原生要素，並同時顯示出包容性和排他性的雙重傾向。儘管存在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但也有顯著的排他性元素來界定誰屬於這個國家。這種排他性的認同強調特定的文化認同，而不是可以包容多樣性的更廣泛的國家認同。匈牙利『2011 年基本法』對公民身分的界定改變確立血統原則的憲法地位、保障公民身分不可剝奪、支持簡化入籍以涵蓋海外匈牙利裔，並將民族認同融入法律框架。這些變化強化了族群民族主義，擴大了公民範圍，但也引發與歐盟的價值觀爭議，反映了匈牙利在歷史創傷（如『特里亞農條約』）與現代政治目標間的平衡。匈牙利的認同發展，反映出全球化或區域整合與民族主義之間的平衡難題，如何在堅持自我與適應外部環境間尋求和解，將是匈牙利必須面對的挑戰。例如

與歐盟在法治與民主問題、移民問題、能源政策、以及與烏克蘭戰爭及整體與俄羅斯的關係上，都是未來可預期的紛爭所在。

參考文獻

- 紀舜傑，2024。〈波蘭的國家認同--歷史與文化交織的民族自豪〉。《台灣國際研究季刊》20 卷 3 期，頁 127-45。
- Ágh, Attila. 2020. "Hungary within the EU." Researchgate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8422310_Agh_Hungary_within_the_EU_070120) (2025/2/22)
- Ágoston, Gábor. 2005. *Guns for the Sultan: Military Power and the Weapons Industry in the Ottoman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derson, Benedict. 1983. *The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Batory, Agnes. 2015. "Populists in Government? Hungary's 'System of National Cooperation.'" *Democratization*, Vol. 23, No. 2, pp. 283-303.
- Borhi, László. 2004. *Hungary in the Cold War, 1945-1956: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 Connor, Walker. 1993. *Ethnonation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eák, Istvan. 1990. *Beyond Nationalism: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Officer Corps, 1848-191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uropean Commission. 2004. "Hungary: EU Enlargement 2004 - Economic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https://ec.europa.eu/info/departments/enlargement/archives_en) (2025/1/2)
- European Parliament. 2018. "Report on a Proposal Calling on the Council to Determine, Pursuant to Article 7(1) of the TEU, the Existence of a Clear Risk of a Serious Breach by Hungary (Sargentini Report)."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A-8-2018-0250_EN.html) (2025/1/3)
- Huang, Christine., Laura Clancy, and Sarah Austin. 2024. "Language and Traditions Are Considered Central to National Identity."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4/01/18/language-and-traditions-are-considered-central-to-national-identity/>) (2025/1/22)
- Kann, Robert A. 1974. *A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Empire, 1526-191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ontler, László. 2002. *A history of Hungary: Millennium in Central Europe*. New

-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Krekó, Péter, and Zsolt Enyedi. 2018. "Explaining Eastern Europe: Orbán's Laboratory of Illiber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9, No. 3, pp. 39-51.
- Medve, Flora. 2024. "Net Migration in Hungary 2006-2022." *Statista*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011177/hungary-net-migration/>) (2025/6/16)
- Örkény, Antal. 2005. "Hungarian National Identity: Old and New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5, No. 4, pp. 28-48.
- Putz, Orsolya. 2019. "Alternative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Treaty of Trianon," in Orsolya Putz, ed, *Metaphor and National Identity*, pp. 185-214.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 Silver, Laura., Jonathan Evans, Maria Smerkovich, Sneha Gubbala, Manolo Corichi, and William Miner. 2025. "Comparing Levels of Religious Nationalism Around the World."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5/01/28/comparing-levels-of-religious-nationalism-around-the-world/>) (2025/1/4)
- Smith, Anthony D. 1991. *National Identity*. Reno, Nev.: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 Sugar, Peter F., Péter Hanák, and Tibor Frank, eds. 1990. *A History of Hunga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Swain, Geoffrey, and Nigel Swain. 2009. *Eastern Europe since 1945*, 4th e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National Identity of Hungary: Historical Grief and New Identity

Shun-jie J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Futures Design
Tamkang University, Tamsui, New Taipei, TAIWAN*

Abstract

Hungary's national identity has been shaped by a millennium of history, a unique language, and a resilient spirit forged through conquests, revolutions, and geopolitical changes. Since the Magyars entered the Carpathian Basin in 895, Hungary has endured invasions by the Mongols and the Ottoman Empire,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1848 revolution against Habsburg rule. The *Treaty of Trianon* in 1920 stripped Hungary of much of its territory, followed by the oppressive communist era and the 1956 revolution.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1989, Hungary's national identity entered a dynamic process, striving to maintain its uniqueness after joining the European Union in 2004. Since 2010, the Orbán government has opposed the EU's globalization and liberal initiatives, emphasizing Christian values, national homogeneity, and sovereignty. In 2011, the government redefined citizenship, reinforcing ethnic nationalism. These changes have sparked value disputes with the EU, reflecting Hungary's challenge in balancing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ism.

Keywords: Hungarian nationalism, Orbán regime, *Treaty of Trianon*